

变中之痛

陈映芳 著

Pain of Change

冷峻地剖析社会，是社会学家的志业，
但如果不是因为对人类社会的爱，社会研究就没有意义。

上海三联书店

变中之痛

陈映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中之痛/陈映芳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2. 6

ISBN 978 - 7 - 5426 - 3803 - 8

I. ①变… II. ①陈… III. ①社会学—随笔—文集

IV. ①C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6873 号

变中之痛

著 者 / 陈映芳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豫 苏 方 舟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35 千字

印 张 / 17.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803 - 8/C · 427

定 价 / 35.00 元

献给我的父母

目录

社会观察

爱知世博会上的“中国之谜”	3
广场上的法兰西	14
一座没架成的桥	25
面对灾难,日本国民不会隐忍	34
社会的风景(外五则)	43
“羞辱”: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50
大学的政治——张鸣事件的几个关键词	53
十月里,想起了谢烨	58
追思张刚	64
可疑的 80 后政治意识	75
青年与“青年”的解体	78
娇宠心理与青年文化的孩童化倾向	86
“学生负担”背后的观念与制度的问题	93
也说大学生的自杀现象和“心理问题”	99
“好孩子”、“好学生”的过度角色化与反社会倾向 ——大学生伤害动物事件对中国社会的预警	103
年轻人怎么了? ——“奥姆事件”的观察与思考	109

文化散论

回到日常经验、说出自己的感受	119
----------------------	-----

“……但是它们是有意义的”	125
城市社会：难以接近的和隐蔽的	129
想说的和想听的	136
语际的陷阱	140
他们的选择	142
沉重的国际婚姻	145
沉默是金？	148
八月有感——关于日本人的罪感	150
记忆与历史	153
“雅子报道”的意味解读	160

城市评论

“市民”与城市社会	165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169
小菜场背后的城市逻辑	176
关于城市新移民问题的几点思考	181
当前中国城市的居住生活安全问题	190
“蜗居”困境的原因何在？	197
中国的居住生活危机与社会风险	204
“第二套住房”是个什么问题？	211
我对建英学校事件的几点看法	214
关于“城市准入制度”提案不能不说的一些话	218

影像解读

变中之痛	225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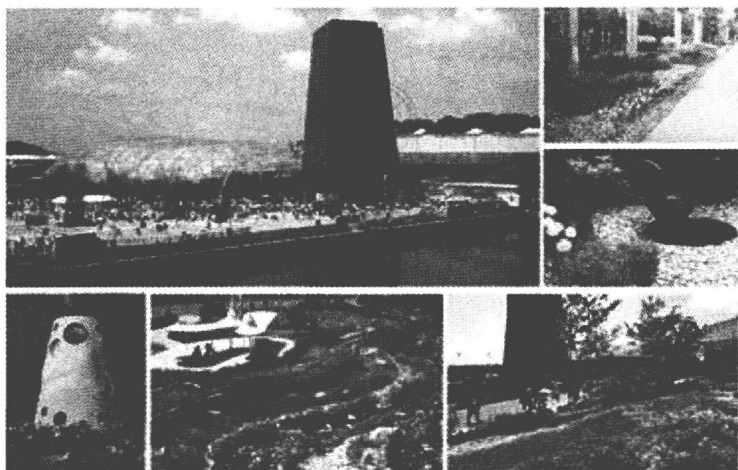
影像中的民间文化——姜健的《主人》.....	235
张新民的《流坑》.....	240
视觉记录与影像选择——我看张新民的《包围城市》.....	245
照片中的“上海”.....	250
都市化与 80 年代以来的都市摄影.....	255
照片中的“中国”.....	259
后记.....	268

社会观察

爱知世博会上的“中国之谜”

以“创造新地球·自然的睿智”为主题的2005年日本世界博览会(Expo 2005 Aichi Japan),这一次,离开都市,将主会场设在了爱知县爱知郡的一个名叫长久手的小地方,在一大片山丘公园里(另一个分会场被设在濑户市郊外的森林公园里)。从2005年3月25日到9月25日,在长久手的山水之间,世界各国以及日本的各大企业争奇斗艳,展开了历时半年的世博秀。

题中的“中国之谜”,非是指外国人的“神秘东方”之谜或“古老中国”之谜一类,而是特指在国外场景中的中国人眼中、心中的那一个特殊的祖国



爱知世博会

资料出处:2005 爱知世博会景观设计总监户田芳树:“我和我追逐的景观”

上海交通大学学术网 http://www.sjtu.edu.cn/info/news/kjw/content_kj/11917.htm

之谜。相信不少国人有过这种体验：在海外看来自祖国、代表“中国”的各种机构、团体及其种种活动，常常会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所困扰：这就是我们的“中国”？自物质的形态、文化的符号、及至人的神情行为等等，在国内可能见怪不怪的一切，在国外的场景中，往往会形变得陌生、乖离。令人不可思议。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逻辑来说明。对有过类似体验的人来说，则不用多说。而且，久而久之，差不多也成了海外中国人的一种常识了。

但这一次，忍不住要来理一理、说一说。

到爱知看世博，于我本是次额外的收获。8月里，与几位同事组团去神户、大阪参加两个城市研究的专题学术会。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想来算去，头一天亚洲城市化大会的报到日可以被用来集体出游一次。有人便提出去爱知看世博，大家一拍即合，自掏腰包劈硬柴，到达神户的当晚就在三宫车站买下了次日早上的世博会套票（往返车票和参观券）。



爱知世博会中国馆

资料出处：中国展览信息网，http://fair.ccpit.org/Contents/Channel_2705/2009/0714/194399/content_194399.htm

听日本朋友说，世博会如果好好看，得化上几天时间，而且有些展馆是需要预约的。为时间所限，我们一行只能选择去长久手主会场走马观花地赶一趟场子，会有遗憾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但不成想，那遗憾的事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

就像事前被告知的那样，那些人气高的展馆，需要在几周前甚至几个月前预约，又因为那天正逢周末，结果，许多展馆前都排着令人绝望的长队。心有不甘，其间我们曾几次尝试排队，可除了进到过沙特阿拉伯馆，别的都因耗不起时间而中途退出。就这样，我们在北美展区与美国馆、加拿大馆擦肩而过，我们也没能进入中心展区、企业展区和日本展区的任何一个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还不得不放弃了欧洲展区。最终，实际上，我们到得里面看过的，只有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国际组织等几个展区的部分展馆。

情形还不止于此。本来，亚洲展区是我们最初的选择，倒不是出于无奈，首先是因为“中国”。同行诸位除社会学的外，还有研究城市经济、城市地理和城市生态的，大家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以及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都心存牵挂，因此想去看一看，今年的中国馆，办得怎么样？

那天，当我们走到亚洲展区的最里端，迎面看到的，首先是面朝着展区大道的韩国馆——五彩缤纷的八卦、蝴蝶图案，醒目显眼。那门前场上，密密匝匝地排满了等候入场的人，队伍弯来又折去，望不见终端所在。这时候，我们转过身来，蓦然发现，中国馆就在我们的右边——炎炎烈日下，眼前彤红一片。门前，没有一个人排队。

那次参观中国馆的经历给我们留下的感受，说实话，到如今我都很难用恰当的话语来表述。失望、不满或愤慨等等都不足以说明那种复杂的心情。事实上，那一天和那以后，提到中国馆，大家翻来覆去说得最多的，是一句疑问：“怎么会是这样？！”这在当时似是诧异，到后来更像是一种困惑。

后来我还得知，在长久手有过相同体验的同胞不仅仅是我们几个。回国后，直接、间接地，曾听到两位搞艺术创意的朋友讲到爱知行的感受，对中国馆，其评述之尖锐、比喻之“恶毒”，这儿我已不忍也不便复述，讲到作为中国人站在中国馆门前、厅内的内心感受，竟都是“羞愧”二字。

现在我觉得,也许有必要将这件事和一直以来我心中的那个“中国之谜”放到一起来想一想了:令我们在国外场景中感到难堪的那个“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面对?

这一个“中国之谜”,主要并不是有关“现实的中国”应该是什么、实际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在国外一些特殊场景中“被展示的中国”应该是什么、实际是什么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对其感到不适,多半是因为觉得在那样的场景中它不应该是那个样子。

这事首先涉及常识。从价值观念、专业知识到操作技术的各个层面,总有哪儿出了些差错,不是展示者,就是观看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作为一个具体的场景,世博会是个什么样的平台?往简单里说,它只是个国际秀台。往复杂里说,学问家们已经有大量的分析和定义,诸如“帝国主义的庆典”、“被观赏的产业宫殿”、“被展示的商品世界”、“被演出的消费文化”(吉见俊哉『博览会的政治学——まなざしの近代』1992)、……有关世博会的哲学、政治学以及运营策略学等等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蔚为可观的“世博学”。

自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起,产业帝国、博览会都市……,世博会曾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构建起了一连串象征“发达”、“现代”的特殊符号。魔幻般的世博效应不仅成功地将欧美产业帝国及其商品、生活方式有效地推向了全世界,也使得后起的各国,将承办世博会当作了挤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成人仪式。

但是,世博会自身,却一直面临着如何存续和转变的种种问题。一些国家和城市对通过世博会来展示国家/都市地位的方式逐渐失去兴趣(东京就在1995年决定放弃申办世博会),而产业与商品,也已经有了更便捷的广告全球的新手段。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世博会的哲学理念和文化价值还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清算。一些学者对世博空间中蕴含的社会进化论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以及民族学意义上的集落展示、国家主义的表现等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R. W. Rydell, *All the World's Fair*, 1984/P. Greenhalgh, *Ephemeral Vistas*, 1988),这使得世博会开始面对如何获得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认同这一要害问题。

作为对世博会鸡肋化危机的应对,从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开始,主题公园的方式就被导入了世博会,对各种新生活理念、新消费方式的推广成了世博会的主要内容。同时,企业也逐步取代国家,成为世博会越来越重要的主角。因此,我们看到,本次爱知世博会上,绿色成了最基本的元素,各个展馆都在大自然风光(国家形象、旅游资源),环保的生活方式(传统的或后现代的多元文化),以及节能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企业战略)上大做文章。即使是非洲、南美洲的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小展馆、多国合租展馆,在捉襟见肘的空间里,那些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和奇妙的构思设计,也多令我们感动不已。

尽管如此,现实中,世博会还是不断受到来自世界各国民众的反对和抵制。随着战后各国内部“国家—企业—社会”关系的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人们对全球化趋势和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弹、反思,民众不再只是世博庆典的被动的观看者,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对世博会作出反应。几乎每一届世博会的举办都是主办各方与所在社会互动博弈的过程。典型的如计划中的1995年世博会,最初由维也纳政府争得了承办权,却遭到了维也纳市民的激烈反对,实施公民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反对者获胜。尽管当时世博工程都已经开始动工,维也纳主办方最后还是不得不将1995年世博会的承办权交还给了BIE(博览会国际事务局)。那一届世博会遭遇了流产的命运。

这一次的日本爱知,同样也出现了民众的反对运动。爱知县的一些县民和社会团体,为抵制世博会在爱知的举办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抗争努力。反对者曾征集大量签名,多次向县知事和县议会提出“直接请求”,要求在全县实行“县民投票”,由县民公决爱知是否该承办2005年的世博会。几次请求都遭到了知事和议会的否决。2005年世博会在爱知的如期举办,意味着反对运动的失败。不过,民意的表达,对本届世博会决策过程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本届世博会的主题,最初是以拉动住宅建设为主旨的“技术·文化·交流”,后来改成了地球环保。会址的选择和会场的设计也一再被调整,最后基本上是以对当地居民生活环境的最小破坏为原则和条件的。我们在长久手会场看到,设立在山林(本为“青少年公园”)中的世博会场,几

乎所有展馆都是环保的临时性建筑,连场内主干道也由木条铺设而成,随着博览会的结束,它们都将被拆除。为了获得爱知县一般市民对这次世博会的认同和支持,世博会的主办者煞费苦心,不仅巧妙地将地名与主题组合一起,给本次世博会起了一个颇有特色的爱称,叫“爱·地球博”。还宣称“市民参与”是本次世博会除环境保护主题以外的另一个主旨。

当然,承办方及其相关的利益团体依然会是最大的赢家。中部国际空港的建设是爱知当局的重要目标之一,从“爱地球”的新主题中提炼出的“节能”、“绿色”等口号,也不难满足政府的政绩需要和各大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新商品推销的需要、甚至各种农业团体的生存需求。尽管如此,民间社会的反对活动无论是对世博会还是对当地社会,都将留下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以爱知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影山健为代表的“爱知世博中止会”(Stop 2005 Aichi Expo! Citizen's Council)在他们的意见书中,从哲学层面的世博理念(包括世博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主题的文化哲学)到本次世博会操作层面的现实悖论(以保护环境的名义破坏环境、以振兴区域的名义牺牲县民生活、以市民参与的名义破坏民主制度、以自然睿智的名义推行产业主义)等,提出了系统的质疑和批判。这样的思想和声音,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世博常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国际常识有时并不通用于所有的国家。现在让我们回过来看看世博会上的那一个“中国之谜”。在长久手的青山绿水之间,在这个以地球、自然、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世博会上,与中国馆那扑面而来大红色块猝然相遇,真的让我们有点无所适从,虽然那是我们最熟悉的色彩。

中国馆看上去一如既往地世博会上扮演着国家形象正统代言者的角色。虽是以“自然、城市、和谐——生活的艺术”为分题目,“文明大国”的气派,仍是它突出的风格追求。162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属于本次正式参展国的最大级别。长方形的建筑四角方正,正面廊内是龙的图案。高高的大红色装饰板上,雕刻着同样为大红色的天干地支十二生肖。主厅内,四周高大的墙壁上,从底端到顶端,全部以暗绿氤氲的古青铜器色为基调,上面印满了被放大或被缩小了的各式各样的出土文物图案,间或有几处可以伸缩

的汉字活字装置。整个展馆,从里到外,从色彩、音响到展示物(如侧室里的紫檀斋和出口处的工艺商品区),无不由最典型的“中国”元素组合而成。置身其间,宛如进到了国内哪个博物馆,或是上海豫园的哪家旅游商品店。

说中国馆全都是传统文化的符号,也不尽然。主厅的四周,放着十多台电视机,里面播放的,全都是反映中国发展、崛起的“现代的”景象:高楼、时尚……居然还有跻身美国 NBA 的小超人姚明!记得我们一位同事曾脱口说道:“这应该是下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呀!”

最令人费解的,是宽广的展馆主厅中央,空荡荡一片,地上散坐着几十个男男女女。开始我们搞不清这些人是走累了进来歇息的、还是因为不耐外面热辣辣的日头而到里面躲冷气来了?后来才知道,大厅里有定时开始的中国民族音乐表演,那些坐在地上的是等待开场的观众。

“怎么会是这样?”带着疑问,回国后,我上网找到中国驻日大使馆的世博会介绍。这才了解到,这一次,中国馆的宗旨是通过介绍中华文明,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知惠”。具体来说,是通过展示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演变脉络,让观众了解中国“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传统哲学思想,以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的境界。材料还介绍说,在中国馆里有一株名字叫做“生命之树”的艺术装置,它与乐队的表演,一起构成光与影、音乐与歌声的组合,共同酝酿中华文明与天地共生的氛围……

可惜吾等愚笨,在馆内竟没能看出来,厅内挂着的那些许绿色片状物原来是集“传统的宣纸制造技术和现代的映像投影技术”于一体的、寓意深远的“生命之树”,也没能在馆内睹物寄情而为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及诗情画意所陶醉。不知那些慕名而来或顺便拐入的日本的男女老少或其他的外国人,在里面会看到、感受到些什么?

于是在网上寻看日本人的评论。在各种 BBS 和 BLOG 里,不难找到日本网民的世博观感。讲到中国馆的却不多,偶有提及也多三言两语一带而过。倒是见到一个有些仇华色彩的主帖,在专门议论世博会上的中国馆。谩骂其实是不具有什么杀伤力的,可有些跟帖对中国馆的主题以及设计所作的评论,不乏针对性,读来令人郁闷。诸如“去看过了,空空荡荡”,“中国

馆与这次世博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只有‘中国’的介绍,全不见关于自然的智慧和与环境的关系”,“内容空洞,敷衍了事”,“21世纪的感觉呢?”,“空间使用的方法太浪费了”,“中国人真的就没有一点建筑意匠了吗?”,“除了空间面积,里面什么也没有,这不就是中国的现状吗?”,“上次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中国馆也是四方型的建筑、万里长城的照片”,“中国馆对这次世博会其实并没有兴趣,全是些上海世博会的宣传”……

不消说,世博会与国家间关系或民族情绪都脱不了干系。我们当时也曾试图以“民族关系”来说明中国馆里面的单调无物和门前的冷落。但是政治解释不了一切,紧挨着的韩国馆就是现成的例子。而且,事实上,这次世博会上,中国主办方不乏向日本示好的举措。中国这次带去了一批国宝级古文物,据说大多是第一次在国外公开展出。开幕时,中国馆还特意展出了近年新发掘的日本遣唐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

可是,除了出土文物,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值得展示的了?中日友好,真的就只有遣唐使可提?还是那个问题:在世博会这样一个国际展场上,“被展示的中国”,怎么会是这样的?

直截了当地说吧。自我神秘化、以及对中国符号的滥用,是本次世博会上、也是许多国际平台上的“中国之谜”的共通的特征。这其中,透出有自卑与虚骄的心态,更表现出了傲慢又功利的习惯。

讲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中国馆的民族音乐表演。从现场情形和资料介绍看,“女子六人乐坊”是本次中国馆的招牌节目之一。我们那天不巧没能看到(事后有人说“你幸亏没看到”)。这个题材显见得有模仿之嫌。本来,在日本大红大紫的“中国女子十二乐坊”尚属艺术创意、商业运营的范畴。但后来作为国家形象代言人的张艺谋将其改头换面搬上奥运闭幕大会,这却是对中国符号的滥用!那在中国并不存在的超短裙式旗袍的创制和使用,是作为官方的“中国”以色诱方式招徕外国人、将中国元素自我妖魔化的一个恶例。这一次,中国馆东施效颦般地搞了个女子六人乐坊。借十二乐坊的效应,应该是招来了一些日本人。据网上介绍,曲子主要是《四季歌》、《茉莉花》(又是《茉莉花》,在奥运会闭幕式上它就响起过两次)等,还有电影